

**卷首语****《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三期卷首语**

冯绍雷\*

从本期开始,《俄罗斯研究》将在每期设置“卷首语”这一栏目。主要目的不仅是对本期每篇文章的内容作概要介绍,以便读者把握作者们的主要思想,而且,希望尽可能地让读者了解本期各栏文章组合的系统性考量和有关信息,以及集题成刊、推进国际研究、特别是地区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些设想。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一个小小专栏的设立,能够更有效地推动读者、作者和编者三者之间的互动。

在“欧亚地区政治进程”的栏目中,我们推出萨克瓦教授等四位作者的文章,力图展示处于深刻转型中的“大欧亚地区”的区域治理构架及其动态进程。这一地区大体而言起自西欧、中经欧亚地区,一直延伸到亚洲东部,可以说横贯整个欧亚大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地区层面的分化、竞争和博弈加剧,基于稳定与合作的需求,有关地区治理构架的各种思路和方案层出不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与此同时,原来很长时间主导着整个国际进程的西方力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各色新兴力量的崛起,使得整个世界加速进入多元化、多极化状态。上述这两个方面,在“大欧亚地区”表现得尤为充分。在这一总体态势之下,萨克瓦教授题为“统一的欧洲抑或分裂的欧洲”一文,深刻揭示了自冷战终结直到目前为止有关“大欧亚地区”西侧,亦即,主要是欧俄之间有关区域治理构

---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杂志主编。

架问题的争议及其影响。萨克瓦尖锐地指出：“尽管欧盟以‘后现代’自居，但它的表述形式却是一种传统的现代主义元叙事（modernist meta-narrative），因此是自相矛盾的”。“欧盟呈现出一种新中世纪（neo-medieval）政体的特征，即，管辖权相互交织，没有单一的主权中心。然而在外部，这些年欧盟的空间形态愈发固化。”在萨克瓦看来：“有两个因素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一是作为后现代的、以规范为理念基础的欧盟，及其所持的普世性抱负；二是作为以领土为实体基础的欧盟，与其邻国的实际接触。”萨克瓦认为，正因为欧盟自认为拥有比邻国高人一筹的社会—经济模式，因此，也就非常自然地在处理邻国事务中，包括对俄罗斯，总是以“老师教育学生”的态度行事。<sup>①</sup>萨克瓦引用亨利·黑尔的观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看法：源自西方的“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无法解释和预测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因为它以理想的终点为坐标和目标，以距离该坐标原点的远近为判断的标准。”<sup>②</sup>萨克瓦的文章显然包蕴着远远超出欧亚地区建构之外的不少耐人寻味的话题：其一，被称为“后现代”或者是“现代主义”的不同自我认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其二，国家内部建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外交以及各自国家间关系？其三，西方主流政治学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当下这种前所未见的国际变迁提供解释？不久之前，俄罗斯学者还专门组织过一次萨克瓦在剑桥刚刚出版的新著《*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sup>③</sup>的研讨会。<sup>④</sup>而本文正是萨克瓦教授近来研究和主要思想的一个汇总。

如果说，萨克瓦是从对欧盟的分析着手，自西向东地阐述有关地区治理构架的立场，那么，青年学者封帅关于亚信会议发展历程的总结，则是基于亚洲、包括前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安全构架形成路径的自东向西的视角下的一个反思。封帅所提出的地区安全构架如何做到既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又要

---

① R·萨克瓦：“统一的欧洲抑或分裂的欧洲”，《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三期，第14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Richard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2, 2017.

④ “Presentation of The Book by Professor Richard Sakwa”, November 17, 2018, <http://valdaicclub.com/multimedia/photos/presentation-book-richard-sakwa/>

充分顾及历史和当下复杂性所带来的诸种挑战，因而不妨谨慎从事的意见，值得加以重视。<sup>①</sup>后两篇有关中亚一体化问题的文章，杨恕教授和其助手王术森所写的“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和周明副教授所写的“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乃是从不同角度对于当前中亚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对于2018年3月中亚五国峰会这一热点问题的分析。前者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基于地区一体化需要经过“社会类别化”、“社会比较”、“社会认同”这三个阶段才能趋于成熟的观点，提出，中亚集体身份认同还没有真正进入上述的第三阶段，因此，中亚地区一体化还处于一个迈向未来目标的进程之中。<sup>②</sup>后者则从乌兹别克斯坦政治更替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落笔，肯定了米尔济约耶夫就任总统以后在修复和发展与中亚各国关系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同时，在对内外多种因素进行周详分析之后，提出了对未来中亚一体化发展的较为谨慎的立场。<sup>③</sup>总之，这三篇文章与萨克瓦的文章互相呼应，通过描述中亚、东亚等泛亚地区的更为复杂多样的安全需求和利益图景，印证着一个趋于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地区安全构架的形成将会是一个非常复杂、非线性的形成路径。

在编辑本期刊物的过程中，适逢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举行。因此，若将有关地区构建的理论探讨，与当下正在大力推进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话，也颇能发现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议题。实际上，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就是地区治理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重要尝试。冷战后的新时代，显然不能再回到革命年代，也不能无休止地陷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对抗。恐怕总体上也不太可能简单地重复雅尔塔时期的多少伴有大国地缘政治切割式的势力范围划分。有人还提出是否能够按照欧洲共同体和后来欧盟处理“崛起德国”超越主权的排他性区域一体化方式，来处理新兴力量和既有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以我之见，不光今非昔比，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

---

① 封帅：“增长的极限：亚信会议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与改革路径探析”，《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三期，第41-42页。

② 杨恕、王术森：“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三期，第71页。

③ 周明：“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三期，第94-96页。

新兴国家对于独立、主权和平等诉求，也不会允许这样简单地重复历史。相比之下，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不同文明、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国家规模的新兴主权国家相互之间的真诚合作，尽管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也需要经过相当艰难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但是，从逻辑上说，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本期杂志的后半部分刊登了三篇年轻学者的文章：费海汀的“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现象与挑战”；孙超、钮维敢的“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以及王佳的“俄罗斯的反酗酒措施及实施困境探析”。几位年轻人的文章不光在选题方面提出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尤其在方法论上表现出一种直面当代复杂语境而期待创新的勇气。这三篇看似内容不同的文章，都包含着一个主题，即转型期的国家建构问题。费海汀文章的主题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提炼，但是，从转型期政治话语的语境多样性、变异性正在深刻作用于国家建构的叙事过程这一趋势来看，可以大大拓展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谱段。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被提上日程。孙超、钮维敢的文章则通过对于俄罗斯内部结构离异性挑战的处理，直接强调了普京时期国家建构问题上政治路线的合理性。而王佳的文章则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点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样是酗酒问题的处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甚至可以是触发苏联解体的背景之一，因为当时伏特加生产系统不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也是激荡民意的杀手锏；而在普京时期，伏特加的管理则变成了社会的稳定器。因此，这里实际上也是涉及了国家建构的社会向度的问题。

本刊不但期待年轻学者们有更多的佳作奉献，而且，即使是基于俄罗斯或欧亚地区的相对比较专门的研究对象，也能够见微知著，立言立说，对更为宏大的学科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就像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欧美工业发达地区，而是首先在其边缘部分或薄弱环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与改进，似乎也具有同样的机理和逻辑。不必过分强调任何历史现象的特殊性，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是探讨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富于戏剧性的相互关系。就俄罗斯与欧亚问题而言，这样的探讨正当其时。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因，最近，在本机构年度例行大会瓦尔代中俄分会上，

我们挑选了一批多年来专注于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与写作的青年专家，不仅邀请他们参与和对象国一流精英之间的交流互动，而且，会前会后组织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入研讨。本期后半部分文章的几位年轻作者，就是上述活动的参与者。今后我们希望有更多机会通过类似活动，增加与本领域同行、特别是年轻学者的进一步互动。